

在线播报

是时候建议“冒名顶替”入刑了

针对近日引发社会关注的山东“冒名顶替上学”问题,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分组审议中,普遍建议在刑法修改中写入相应罪名,并加大量刑标准,以立法保障公民“前途的安全”。

近来,冒名顶替上学的事件接连曝光,引发了社会强烈关注。冰山一角被揭开后,将顶替上学入刑的舆论呼声异常强烈。此次刑法修正的窗口期,相关立法人士纷纷建议写入相应的罪名,这种建议和调整及时且十分必要。

每个人的受教育权利须得到保障。然而,在现行的法律条款中,涉及冒名顶替入学的犯罪,没有专门的条款和罪名。东窗事发之后,被处分的往往也是相关工作人员。至于那些冒名顶替者,尽管掠夺了他人上学的机会,但是不用付出对等的法律代价。关于刑法,历来有社会保障机制最后一道屏障的说法。涉及教育公平的重大议题,更应该与时俱进,查遗补漏,对社会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及时回应。

事实上,针对替考问题,2015年刑法修正之际,就特意增设了替考罪,有效地减少了相关的高考作弊现象。相对于替考来说,顶替入学对被顶替者的伤害更加直接,自然更有必要将它纳入到刑法的框架下,进行约束和惩罚,保障每个学子的受教育权利。

@熊志

来源:长城网

安全不“放假”,快乐过暑假

随着学校陆续放暑假,学生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家长乃至学校、社会最关切的头等大事。

维护孩子安全,家长是第一责任人。暑假是儿童安全事故高发期,更需要家长们“打起十二分精神”,做到万无一失。近日,各地接连发生儿童溺水、被遗忘车内致死亡等悲剧,大多都是监护疏忽引起的,这些传统的暑期安全问题,需要家长再三注意。作为孩子的监护人,每一位家长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孩子的生命与健康。

学校、教育机构也要走到暑期安全防护的前台来。暑假期间,孩子也会参加各类活动。此时,就需要学校、培训机构格外留心。活动区域的安全措施不到位、培训机构的防疫举措不周全等,都值得细化、落实、反复确认。

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,更要把牢暑假安全、健康之门。各地也出台了相关举措,比如为应对这个特殊的暑假,上海市教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中小暑期安全提示42条,防疫、防溺水、交通、旅行、娱乐、居家、心理等方面,一个都没落下。

@木子

来源:东方网

论文查重不该成为一门生意

临近毕业季,毕业论文成了大学生离校前的最终大考。有报道称,论文查重价格涨势凶猛,负担越来越重。不少准毕业生直言“2月初120元,现在550元,翻倍地涨”“买的时候480元,刚买完就涨到580元”。

论文重复率高低不仅关乎学术诚信和规范,还关系到准毕业生能否如期毕业,以及能否顺利拿到学位证书。不少准毕业生在提交论文前,都会选择网上销售的“论文查重”服务,提前进行自费检测。如今,一些准毕业生圈子更是流传着“一篇论文查四次”的金科玉律。

据了解,网上销售的很多查重产品都是不合法的。而随着论文自查需求的不断上升,非法第三方平台及其服务价格也是水涨船高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平台自查的安全性也堪忧。近年来论文被盗用或被他人抢先发表的情况屡见不鲜,而事件调查结果大多将矛头指向这些非法的第三方平台。

由此可见,论文查重已成了一门混乱的生意,必须引起有关部门和高校的重视。鉴于此,学校应为学生争取正规、合法的免费查重机会,并坚守底线,严查内鬼,断绝查重背后的“生意经”,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。同时,也要依法处理非法倒卖账号的平台,根治一下这个灰色产业。

@孔德淇

来源:天府评论

切莫把手当“安抚神器”

近日,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发布。报告显示,中国许多家庭的孩子都养成了幼儿时期就玩电子设备的习惯。

学龄前儿童心智不成熟,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,通过吵闹或搞一些小破坏,来获得家长的关注。很多父母为了图方便,将平板或手机丢给孩子,让他们快速安静下来。于是电子设备成了“安抚神器”。而在空闲时间,一些家长也喜欢在孩子面前玩手机,忽视了孩子想要陪伴的需求。长期耳濡目染下,孩子便养成了玩手机的坏习惯。

国家卫健委的调查显示,长时间或近距离盯着手机、电脑和电视等电子屏幕,是低龄儿童近视问题较突出的原因之一。武汉曾有一名4岁儿童每天抱着平板玩4小时,近视达600度。英国伦敦大学的研究结果也发现,孩子玩手机的时间越久,入睡就需要更长的时间,白天更嗜睡。

所以,父母要多与孩子沟通交流,要合理控制他们的上网时间,比如用奖励的办法,告诉孩子需要完成一定的任务量才能玩手机。此外,家长还可以主动寻找一些早教类的软件、益智游戏给孩子玩,让他们在玩中合理学习和成长。当然,父母还需要约束好自己,谨防孩子“有样学样”。

@王仁慧

来源:舜网

新闻回顾

近日澎湃新闻报道,离高考不足半月,河南焦作一所中学高三学生上完晚自习,回宿舍后继续学习。为此,学校推出陪寝制度,让高三教师也入住学生宿舍,称此举既能辅导功课,也可疏导学生情绪。

陪伴是最为长情的告白

□李建

今年,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,也使高考因此延期一个月。随着高考日趋临近,高三学子们如今正紧张备考,作最后的冲刺。

在这样的特殊时刻,考生难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恐慌、焦虑、抑郁等负面情绪。像河南焦作那所高中一样,实行高三班主任陪寝制,确实是个好办法。班主任和学生吃住在一起,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,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思

想指导。班主任有了陪寝的机会,便于用自己的耐心、细心、爱心和智慧,化解学生的焦虑、烦躁,鼓励他们放下思想包袱,轻松上阵。

受疫情影响,今年春季开学时间有不同程度的延迟。对考生来说,这无疑是一个很不利因素。虽然实施了“停课不停学”,但比起课堂教学,网上授课的效果肯定是打了折扣。因此,返校后的每一天、每一堂课都很宝贵,考生们肯定想抓住更多的时间、机会多学一点。无论是白天,还是晚上,有班主任一直相伴左右,给学生鼓励加油,带

他们查漏补缺,可以确保“问题不过夜”。

从学校管理角度说,班主任陪寝是将管理的端口前移,把管理的触角延伸到学生宿舍,不留任何管理的死角。每年高考前夕,总有一些学生因为情绪焦躁而发生各种意外,对正常复习和高考产生负面影响。有班主任随时“盯”着,不仅能够督促学生按时就寝、按时起床,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,还能及时发现各项问题,化解学生宿舍的突发矛盾和纠纷。

今年,各学校针对高三学生,推

出一系列的暖心举措。比如,为学生发放写满老师贴心嘱咐的暖心礼物;学弟学妹用心创作一幅幅绘画作品,为考生加油打气等。这些与班主任陪寝的目的都是一样的,就是为了确保考生健康、安全,让他们放松心情,调整心态,在考场上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。

高考前夕,班主任多给学生一些陪伴,不单单能够在学业上多一些辅导,更让学生有一种情感上的依靠。今年的高考,因为疫情变得更加特殊,而教师的陪伴和坚守则是最为长情的告白。

捆绑式陪寝还是算了吧

□李平

眼看高考临近,考生最后的冲刺也进入了白热化状态。为让学生再多学一点,有些学校和教师真是拼了——

有扮小熊跳舞给学生减压的,有站上讲台为学生早读加油打气的,有清晨5:20倚墙而睡等学生起床的……可谓用心良苦。而河南焦作的这所高中,不仅将晚上的学习时间延长,还让班主任直接住到学生宿舍里,以便随时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。

为了监督学生抓紧最后的时间争分夺秒地学习,以取得更为理想的成绩,就让班主任陪寝,全天候跟学生“捆绑”在一起。也许从学校和班主任的角度出发,陪寝制度是“出于关爱”;但从学生的角度而言,却可能是“监视”和“施压”。考前本就紧张,家庭、学校和自己所给的种种压力,又会加重考生们的焦虑情绪。

高考是一场“大考”,不仅仅考查文化知识水平,还是对学生身体素质、心理素质等的全面检验。几乎每年,都会有考生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而弃考。教师像保姆一样地管

着他们的话,不利于学生的自我管理,如让自己保持冷静、保持自信、保持专注等。

考前冲刺阶段,还这样没日没夜、连轴转地恶补,能有多少实际的意义?这个阶段,教师最应该做的就是引导学生劳逸结合、调整心态,把焦虑和对考试的恐惧心理降到最低,以最好的状态去应考。

高三教师普遍都比较辛苦,尤其是班主任,他们每天身兼数“职”,何况现在还处于疫情防控期间,有测温登记等一大堆工作要做。任务如此繁重的一天之后,还要进宿舍

陪寝,他们什么时候才有喘息之机呢?恐怕也是在透支身体为代价吧。

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说过:“一个人能不能成才,基本上不取决于名师名校,而是取决于自己。”捆绑式陪寝还是算了!无论对班主任还是对学生,都有必要适度放松,同时有必要给予学生更多的信任,相信他们能够管好自己,最终决胜高考。

求智论见



教案岂能定制?

近日媒体报道,本该由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和学生实际精心设计的教案,却可以在网上花钱找人代写,享受“量身定制”服务。在百度搜索框中,打出“教案代写”,轻敲回车,瞬间就能找到近200万条相关结果。而月销数千单、零差评的网店不在少数。教师如果连教案都不愿写,谈何高质量的教学?

(王铎 绘)

漫画快评

禁用App布置作业,让教育回归本位

□付彪

“互联网+”进入课堂内外,手机平板代替作业本,中小学生在App写作业渐成常态。

相比传统的纸质作业,用App布置作业有助于提高教师批改作业、评价和反馈的效率,尤其让英语、语文等语言类科目的学习更生动有趣,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学生的薄弱知识点,其优势不言而喻。但凡事有两面性,如果过度依赖App,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觑。

减轻学生课业负担,是近几年的热门话题。对此,教育部及各地教育部门出台了规定和措施,限制中小学生的书面作业量。但正所谓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”,一些学校和教师

便由布置纸质作业改用App布置作业,其还逐渐演变成“题海战术”的载体,家长们如同助教一般与作业捆绑,甚至出现了“父母一加班,孩子做不了作业”的荒诞现象。

对于中小學生来说,这并没有减轻课业负担,长期用App写作业,还意味着需要近距离长时间地盯着大屏幕,无疑对学生的健康有害,会进一步加剧学生的近视。正如媒体报道指出:受疫情影响,中小學生日均户外活动量下降,电子产品使用过度、体育锻炼时间减少等问题依然突出,体重超重和肥胖现象增多,一些地区和学校的學生近视率上升。

事实上,早在2018年8月,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《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中就明确,

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%,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。而就在近日,浙江省教育厅印发《关于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进一步增强中小學生体质健康的通知》。其中提到,中小学教学以线下教学为主,小学阶段停止线上教学和线上作业。中小学不得以App等形式布置作业,幼儿园教学与活动不使用电子产品。这不仅是为了增强学生体质健康之举,也是让教育回归本位。

从本质上来说,形形色色的作业App,大部分是趋于市场利益的激励,对固有教育方式的生硬改造,并不是教学实践中自发生成的,因而不一定符合教育的客观规律。正如有专家分析,从视距视野等指标衡量,

纸质作业远比电子作业符合青少年的用眼习惯;以对书写能力的训练来说,纸质作业的效果也比电子作业好得多;而从答题效率、适用性等角度来考虑,许多作业App本身就很“难用”,尤其是数理化等学科,公式、方程式等信息输入还很不便。

所以,此番浙江叫停App布置作业,线下教学中也要尽量控制电子产品使用,目的是避免教育教学对其的过度依赖。这不仅是为家长和学生减负,也是为了学生的身体健康;这不是否定“互联网+教育”的价值,而是回归教育内在规律的纠偏之举,值得各地借鉴。

一线声音